

朴实的心 朴素的理

■王 爽

家 风

母亲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。她没有机会上学,只在弟弟上学时陪读旁听了两年——没有书本和文具,仅认识了一些字,学会了简单的数学运算。

1950年,15岁的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之后担任村妇联主任、乡团委书记等职务。平日里,母亲经常早出晚归。除了组织乡亲们耕种、卫生防疫等,她还常常在村里或去乡里开会。母亲能吃苦,工作表现突出,多次受到各级组织的表彰和嘉奖。在我们当地,曾流传着一段顺口溜:“吉林有个刘素范,组织群众搞生产……”1953年,母亲被评为“吉林省农业丰产劳动模范”。

母亲在乡里工作几年后,生病一直未能治愈,便辞去工作,回了农村老家。回到屯子后,她一直是乡亲们的主心骨。谁家遇到大事,都会请她想办法、拿主意;生产队遇到棘手的事,也会来征求她的意见。

有一年夏天,一支部队拉练路过我们屯。当时天色已晚,官兵打算在屯子里住宿。把几百名官兵安排在一个仅有200多人人口的屯子里,民兵连长

有些束手无策,便来找母亲拿主意。母亲当即说:“不能让咱子弟兵没有休息的地方。炕铺不够没关系,咱马上动员各家各户搭板铺。”

母亲和民兵连长分工,一个动员前街,一个动员后街,各家纷纷用桌椅板凳在室内搭床铺,很快就解决了部队官兵的住宿问题。

母亲心灵手巧,手脚麻利,针线活在屯子里数一数二。我家有一台缝纫机,是母亲当村干部前在裁缝铺当学徒时用的。农闲时节,母亲总是最忙的。张家求她做一件褂子,李家请她做一条裤子,她的缝纫机旁总是堆满了衣物。母亲给乡亲们做过的衣服不计其数。她不仅无偿帮忙,还常搭些兜布、扣子、棉线等。她说,只要大家爱穿,她就高兴。

母亲共生育了我们兄弟姐妹5人。1989年秋,54岁的母亲被确诊为乳腺癌。其实,她患病已有好几年了,只是我们这些粗心的儿女并不清楚。母亲是个坚强的人,若非病到万不得已,是不会说的。直到她手术前,大夫喊我去签字,我才知晓她患的是乳腺癌样癌。

母亲一点也不慌乱,与同室病友有说有笑,还告诉守在二姐和我不要害怕。

手术前一天下午,母亲把我领到

人民广场中间的公园里,坐在长椅上,慢条斯理地把后事向我一一交代,叮嘱我好好工作,照顾好两个弟弟。

那天,母亲被推进了手术室,我们在外面焦急地等待着。2个小时后,护士出来喊:“刘素范的家属过来!”我一个箭步冲过去,接过护士手里举着的输液瓶,随手术车进入护理观察室。我们轻轻将母亲抬到病床上。那浸满鲜血的纱布,从母亲的腋窝一直延伸到另一侧的肋下……

1990年9月,我到长春市某区文武部工作。母亲常常教育我:“端着国家的饭碗,再有贪心那就是傻了。”

前几年,有人提醒母亲:“现在有新政策了,凡是没有工资收入的劳模,政府都给发补助。”母亲和我聊天时说:“过去的档案材料,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。那时候的奖状很多,可惜如今只剩下一枚奖章。”

我说:“奖章怕不行,放在谁手里,不就成谁的了?”

母亲说:“当时怕发错了,都给我们刻上了名字。”

我接过母亲找出来的奖章,看到背面确实刻有她的名字,便说:“我找人问问吧。”

母亲说:“不行就算了,别给政府添麻烦。”

后来,我请朋友认真进行查证,

在了一本《吉林省建国初期大事记》的册子里,找到了参加那次表彰大会的劳模名单,母亲名列其中。朋友告诉我,到当地政府再开个证明材料就可以了。

我连忙赶回老家,按要求到村委会和乡政府开了相关证明。后经长春市总工会确认,给母亲落实了相关待遇,每个月发千余元的生活补助费,平时看病住院也有专项补助。母亲很高兴,多次对我们说,党的政策真好。

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在县城或省城工作生活,母亲不习惯城市的喧嚣,一直住在屯子里。她要求我们,没事不要跑回屯子里看她,多把心思放在工作上,每隔两周给她打一次电话,说说各自的情况就行了。

在屯子里生活多年,母亲积极参加基层党组织生活,为村里出谋划策……虽然年事已高,但她热心不改。2023年9月,88岁的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如今,母亲的那枚奖章,在褪色的红绸布上依然闪亮。奖章上刻着她名字的笔画里,沉淀着半个多世纪的霜雪与荣光。她长眠在黑土地深处,却把一些朴素的道理种在了我的心里。我生命里所有的种种秋收,都是她未写完的信笺……

两代之间

在我的记忆里,父亲常翻看当兵时的老照片。他用布满老茧的双手,轻轻打开相册,像是打开了时光的闸门。

相册里有一张照片,是父亲身着军装,身姿挺拔地站在连绵群山前的场景。他的眼神锐利,透着无畏与坚毅。

父亲时常给我讲起那些往事。30年前的滇南雨季,天空被乌云压得很低,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。一座吊脚楼里,突然枪声响起。“庞如宝踹开门时,毒贩的子弹已经上膛……”父亲回忆着,声音有些颤抖。他那位战友的生命,永远定格在了26岁。父亲每每说起这件往事,眼眶都会泛红,背挺得更加笔直。

那年,我考上了云南艺术学院。巧的是,得知我考上大学的当晚,父亲有一场时隔25年的战友聚会,我便跟着他一同前往。火锅店的白炽灯明晃晃的,照得满墙的军装合影格外清晰。父亲和老战友围坐在一起,肆意畅快地嚼着辣椒,热辣的氛围弥漫整个房间。当一位叔叔讲起副中队长庞如宝的英雄事迹时,几个年过半百的男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,相拥而泣……我看到,父亲含着泪扭头望向窗外。车水马龙的街道上,霓虹灯闪烁,光芒在他的瞳孔里碎成一片璀璨的星河。那一刻,我发现,无论时光如何飞逝,这些老兵对军营的感情永远深沉。我在心底暗暗发誓:我要像父亲一样,成为一名军人。

大一那年,我参军入伍。父亲邀请老战友们来参加我的“饯行宴”。那晚,气氛热闹非凡。叔叔们争着传授我各种“军旅秘籍”,父亲默默坐在一旁,剥着盐水花生,把一颗颗洁白的果仁仔细地垒成小塔,再轻轻推向我。离席前,他一反席间的温和,掷地有声地说:“军人的意志要比钢强。”

我来到西南边防时,天气热得仿佛要把一切融化,钢盔像烙铁一样烫。有一次,在40摄氏度的高温下,我握枪2个小时,汗水不停地流。父亲的信一直被我放在口袋里,时间久了,汗渍把信纸洩得发黄。信里,父亲写道:“好兵要当钢

荣光如炬

■徐浩翔

钉,越捶打,越要钉进坚硬的石缝里。”

新兵连第一次实弹射击,我趴在滚烫的碎石地上。子弹出膛的瞬间,后坐力震得我锁骨发麻,远处的10环靶心却绽开了“微笑”。那晚,我紧紧攥着“优秀射手”奖状,笑着进入了梦乡。

不久前,我和父亲视频通话。他兴奋地告诉我,他被昆明市推荐参加“全国最美志愿者”的评选活动。从2017年起,他累计组织“红色义诊活动”2000余次,为数万名群众开展健康服务。镜头扫过义诊车后备箱,急救包与血压计并排摆放着。30年过去了,父亲完成了一场特殊的“使命交接”:从缉毒现场到义诊山路,他冲锋向前的姿态从未改变。

后来,在一处界碑旁,我手持钢枪望向远方。边防的风呼啸着掠过耳际,我似乎听到了我们两代军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我知道,这是我与父亲光荣而自豪的传承。

家庭秀

阳光暖暖
照亮我的秋千架
我的笑容呀
比糖果还要甜香
秋千荡得高高
带着我飞向蓝天
我是小鸟,长出了翅膀
和爸爸妈妈一起
让快乐盛开每一天
这是我们最爱的时光
永远闪闪亮亮

陈 玮 配文

不久前,海军某部一级上士志成和家人来队探亲。图为志成和妻子在家属院广场陪孩子荡秋千的温馨瞬间。

刘再耀 摄

不动声色的温柔

■赵思雨

迷彩军娃

那天,父亲匆匆归队。我和母亲在整理房间时,发现了一个笔记本。在笔记本其中一页,父亲写下了他对我和母亲的思念:“漫长的分离让我对她们娘俩充满了歉疚。这次休假,我想好好陪伴她们,弥补错过的时光……”字里行间的爱意,让我心里暖暖的。

我回想起了儿时有一年夏天,母亲牵着我的手,站在车站出站口等父亲回来。我一边踮起脚尖往车站里看,一边摇了摇母亲的胳膊:“妈妈,爸爸什么时候到呀?”其实,我心里很紧张,不停地在心里酝酿,等见了父亲,要先说什么。

“快了,你瞧!”母亲一边说,一边指了指前方,“你找找爸爸在哪里。”

在哪里呢?我探着头望。不一会儿,我在人群中看到了父亲。他推着行李箱,还背了一个军绿色的包。走近后,他蹲下来摸了摸我的头,亲切地叫了一声:“姑娘。”

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样回应他,胆怯地躲到了母亲的身后。父亲愣住了,但很快又笑着拍了拍他那军绿色的背包说:“老爸给你买了漂亮小裙子。”

我眼睛一亮,上前去打开他的背包,把裙子从背包里拿出来。

这件裙子尽管很漂亮,但看起来有些小。我哭闹着说:“讨厌爸爸,连我穿多大码都不清楚。”他手足无措,只能呆呆地站在一旁。后来,他和母亲为我买了些零食,才哄好了我。

父亲休假回家的那些日子,带我去很多地方,买了许多玩具。如果不是母亲阻拦,我觉得他似乎要把世界上所有的玩具都买来送给我,只要我开心就好。

然而,我们的关系刚变亲密,父亲就要背着那军绿色的包归队了。离别前,我又哭又闹。如今想来,父亲当时心里应该很不是滋味。

我长大后,对军人职业有了更深的了解。去年,我和母亲去部队探亲,刚好赶上驻地刮大风。营区里却是另一番景象。那整齐的步伐、嘹亮的口号声,还有挥洒如雨的训练场面,让我感到非常震撼。

我的生日也是在探亲期间度过的。那天,母亲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,就等父亲晚上回来一起给我庆祝。可夜色深了,父亲还没回来。

我沮丧地回房间休息了。不知过了多久,我听到一阵开门声。随后,我听到父亲对母亲说,临时通知有紧急任务,忙到了现在。母亲说,要不你找女儿聊聊?父亲便轻轻推开房门进来了。我立刻闭上眼睛假装睡觉。父亲在我身边坐了一会儿后,才轻手轻脚地离开。

我和母亲离开部队前夜,我缠着父亲给我讲他的从军经历。那些艰苦的往事,让我心中深感荣光。父亲叮嘱我,要好好学习,在家多帮母亲分担家务,想他就打视频电话……我看着父亲的眼里含着泪,默默上前抱住了他。

此后,每次听到国歌奏响,注视着五星红旗随风飘扬,我心中都会充满了感动,眼前都会浮现父亲高大的身影。他是一名军人,我永远为此而自豪。

当我听到你爱的歌

■胡沐芯

说句心里话

那天,我休假回家。当我推开家门,母亲喜欢的那充满年代感的歌声就从屋里飘来,与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交织在一起,化作了一曲温馨而动人的交响。

听到我的开门声,母亲从厨房探出头,关切地对我说:“火车又晚点了吧!萝卜牛腩在砂锅里炖了快2个钟头了,我炒个青菜,你先洗手歇会儿。”

我坐在客厅沙发上,想放松一会儿,却发现母亲播放的歌曲总是播放一会儿就切换了。我忍不住问道:“妈,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些歌呀,咋听一会儿就切换呢?”母亲擦着手从厨房走出来,手指在手机屏幕上轻轻滑动,无奈地叹了口气:“哪能不喜欢呀,现在这些软件听半首就不让听了。上次让你妹看了看,她说要每月交钱才行。听歌嘛,有个声响就行,没必要花那冤枉钱。”

“妈,你之前打电话咋不提这事呢?我有会员,账号借你用,一个人交钱就够了。”我笑着对母亲说。当账号登录成功的那一刻,母亲的眼神瞬间亮了。此后的一个周末,我和母亲坐在客厅,一起打开经典老歌歌单。《茉莉花》响起,悠扬的旋律如潺潺溪流,带着我们的回忆,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回荡。



母亲来了兴致,给我讲她年轻时唱这首歌参加比赛的事,还起身比划着当时的舞蹈动作。我被母亲的热情感染,也跟着跳起来,我们在歌声中笑得前仰后合。

归队后,我来到了海拔4000多米的草原。这里的天空,蓝得如同深邃的大海;阳光炽热而强烈地洒在大地上;空气稀薄得让人每一次呼吸都仿佛要用尽全力。在这广袤而宁静的高原上,我和母亲共用的音乐软件,就像一个神秘的信使,总是悄悄地把母亲喜欢

的老歌混入我的播放列表。起初,我看到是老歌就自动跳过了。直到某天,我发现推荐栏里近一周没出现母亲常听的歌曲。我说不出哪里不对,却觉得浑身不自在,赶紧打电话过去,才知道母亲做了个小手术。

此后,我开始留意歌单的推送。要是母亲这段时间经常听欢快的歌,比如《好日子》《喜乐年华》,我就知道家里肯定有喜事。打电话过去,要么是院子里的花开得格外灿烂,要么是父亲给她买了她心仪已久的小礼物,要么是她和老



茅文宽 绘